



跳舞 生命的一部分

2012-12-09 記者 王紹容 文



為了作業，我採訪了近十位舞者，其中一位年輕的舞者愛煞了跳舞，但即使考進舞蹈學校，仍時常害怕跳不好、害怕永遠只能在後面看著別人發光發熱，她說著說著，淚水已在眼眶打轉。

另一位資深的舞者憶起自己當初從零開始，一步一步到舞技熟練能夠上台，那中間有多難，有多辛苦，也不禁眼光泛淚。看到一個人為了自己的生命的最愛，即使艱難的考驗擺在眼前，仍頭也不回地縱身一跳，我是深受感動的。

我真的快忘記，自己有多愛跳舞。

我喜歡的 裙子時間

和跳舞結緣的原因，說來有點可笑，媽媽說我小時候抱著我時，我總愛一個勁兒的往後仰，唧唧咯咯笑個不停，又喜歡亂扭亂動，身體軟的不得了。初到芭蕾舞教室時我才六歲，一個搞不清自己在做什麼的年紀，我確實比其他小孩兒筋骨軟，面牆劈腿時不用老師推，我自己就貼到牆壁上成180度了，小時候不覺得痛，反倒覺得劈腿這動作有趣，可以和親朋好友炫耀呢。

升班後由律動班到了基礎班，跳舞不再是玩遊戲，而是要漸漸練出一些成果來，在基礎班我見識到了真是一山還有一山高，原來世界上筋比我軟的人有一卡車，但我很快就轉移注意力，每次舞蹈課更讓我期待的是一一穿裙子。因為練習時要穿著緊身衣，裙子會妨礙老師看身體的線條，所以芭蕾舞的練習裙其實是分開的或是不必穿，但老師總會告訴我們，穿裙子時請想像自己是公主，抬頭挺胸、動作優雅、微笑、要有氣質，「裙子時間」變成了充滿想像力的時間，想像英俊的王子為我傾倒，全場觀眾為我如癡如醉，我愛上了可以滿足自己想像力的這個時間。

第一次 站上舞台

跳舞不單純只是個運動，它具有強烈的表演性質。第一次踏上舞台，是在很小的時候，七歲吧，有點不記得了。跳得曲目現在想起來很荒謬，是夏威夷女郎，小孩子連電視上的夏威夷女郎都沒看過，只乖乖照著老師教的動作扭腰擺臀，拿大葉子搭橋、換隊形。到上台的時候，音樂一下，我們這群孩子面對刺眼的舞台燈光和黑壓壓的觀眾，都有些膽怯，老師躲在布幕後大喊著拍子「一、二、三、四...」，我們才又恢復信心和平常練習一樣自在地跳舞。

對自己的表演印象不多，倒是很崇拜團員班的姊姊，她們又高又瘦，化妝後個個都美艷動人。他們表演的是中國的彩帶舞，手一抖，彩帶散開，伴著她們的身體線條繞呀繞，卻又不打結，看得當時的我目瞪口呆，好想借來玩一玩又不敢開口問。

後來謝幕時，爸爸媽媽帶著阿嬤和哥哥來看我，還給了我一束花，他們都說我好棒、好漂亮，我突然覺得表演真是太棒啦，可以穿得美美的、可以化妝化得美美的、也可以吃西點餐盒吃得飽飽的，最重要的是，可以成為家人目光的焦點。

第一次 穿上硬鞋

在我國中時買了第一雙芭蕾舞的硬鞋，粉紅色的緞面，真是女孩夢想中的寶物，但事情總不是那麼順利，光是研究緞帶和鬆緊帶的縫法就好一陣子，再學會怎麼綁好緞帶，真正的挑戰是「踮起腳」，要踮到滿腳的位置，也就是整個踮到腳趾上，接著我發現我做不到，痛楚從腳趾直竄到心坎，是心用力、膝蓋伸直、往下踩穩、肚子收、屁股夾緊，努力到全身是汗我還是踮不上去。

在這之後壓腳背成了我每堂課的固定功課，原來我筋雖軟，腳背卻硬得誇張，老師會直接踩在我的腳背上往下壓。我不怕痛，可我貪懶，回家就不壓了，進步當然有限，每到了穿硬鞋時間勉強踮上去，常不免痛得齜牙裂嘴。穿硬鞋本就是痛苦的，漂亮的舞鞋內是傷痕累累的腳。記得有一次跳著跳著腳磨破了皮，因為膽怯不敢跟老師說，雖然感受到腳尖傳來的尖叫，我卻狠下心置之不理，下課後脫下鞋發現鮮血透過絲襪染到舞鞋，留下個殷紅的血漬，怪嚇人的。

但我不後悔，到這時我才發現，自己對於跳舞的愛超乎想像。即使痛、即使程度落後其他同學、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即使進步緩慢，我只要能夠跳舞就很開心，跳舞成了生活中的習慣，成了生命中的習慣。



漂亮的硬鞋是愛跳舞的女孩共同的夢想，但所包覆的是傷痕累累的腳。

(圖片來源/輕舞胖恐龍成人芭蕾舞xuite 日誌)

舞要跳好 很困難

除了追求極致完美的芭蕾舞外，我後來也逐漸嘗試了其他舞蹈，包括當初欣羨的中國舞和爵士舞、熱舞和國標舞等，但跳舞很殘酷，一樣的缺點一直會存在，腳沒有力、腿伸不直、節奏感不好等種種問題，跳任何舞都會再次出現，而如何去突破自己的缺點，將舞技提升到新的層次才富有挑戰性。

上了大學來到新竹，被迫放棄喜歡的芭蕾舞教室，勉強找了有一點點相近的國標舞社，然而跳舞的殘酷又找上我。國標舞需要舞伴，而找合適的伴的難度大概可以媲美找到真命天子吧，既要身高能互相搭配，舞技也不能相差太遠，兩人練習時間能配合得來，個性彼此能接受，還要有相似的跳舞目標等，實在太難了。

而且社團不比舞蹈班，來的人可能是為了其他原因，不論是被朋友拉來、想來把妹、單純想看看等，對我來說，都不是真正熱愛跳舞。或許我太嚴格了，又或許真正熱愛跳舞的人怎麼還逗留在交大，又或許我也不算是一個真正愛跳舞的人，因為我選擇了一般的大學之路。

不要後悔自己的選擇

在幾次採訪中，我看到了那些舞者的艱辛，卻也羨慕他們眼神中閃耀的光芒，因為他們在做的是自己真正所愛的事。我卻因此感到灰心，懷疑自己是不是背棄夢想的叛徒，但若已經選擇，已經站在這條路上了，再回頭看之前的岔路也沒有意義，最重要的是我保有那顆熱愛跳舞的心，所以我看見的、我擁有的世界就和別人不一樣。



熱愛跳舞的心，未曾改變。(圖片來源/交通大學國際標準舞社)



在臺中 品嚐回憶

對於一個從小生活到大的城市，有著豐富且多樣的回憶。



風城稻米 「粒粒」在目

在十二月稻穗成熟的時節，新竹縣橫山鄉的佃農開著收割機，一天完成三甲田的收割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